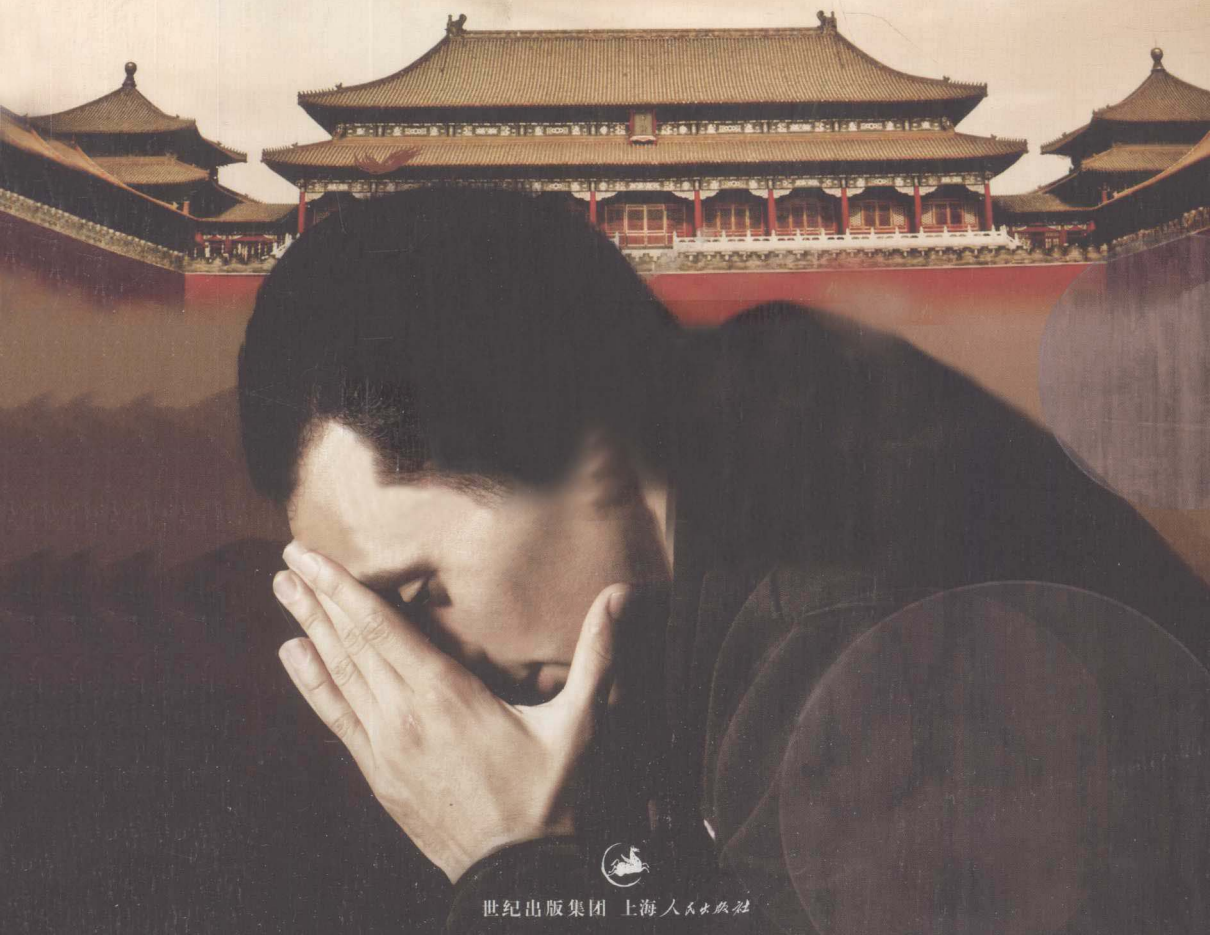


赫德的情人

因为女人他爱上中国，因为中国他拥有权力，
因为权力他改变历史。

一个外国人，搅动中国政坛五十年。

赵柏田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赫德的情人

赵柏田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赫德的情人 / 赵柏田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7-208-09843-5

I. ①赫…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2324号

策划编辑 文 青
责任编辑 文 青
封面设计 蔡南昇



赫德的情人
赵柏田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20 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60,000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7月第2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09843-5 / I · 868
定 价 29.00元

两兽相向，嘴对着嘴，争夺着一枚朝代不可辨认的钱币，左边是一条颤抖的龙，颤动着翼、鳞和爪。右边是一只躯体颇长、灵活的虎，它弓着腰，显出强烈的肉欲……上帝呢？上帝被撇在一边已经很久了。

——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 1878—1919）

目 录

001	本事
005	第一章 飞鱼的天空
063	第二章 回到拉弗内特
121	第三章 钉住的舌头
141	第四章 骑在墙上的人
189	第五章 黑暗中一跃
265	第六章 1900，北京
325	尾声

本 事

虚构性作品同样需要对历史的尊重，小说《赫德的情人》对历史的尊重，可以从以下材料中得到印证：

费正清、凯瑟琳·弗罗斯特·布鲁纳和伊丽莎白·麦克劳德·马西森合编的《总税务司在北京：赫德书简，1868—1907 于中国海关》（两卷本）（*Inspector Creneral in Peking: Letters of Robert Hart,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68—1907*）

1942 年，中国海关的末任外籍总税务司李度（Lester Knox Little）自广州撤离时，将十二卷赫德书简的打印稿匆匆塞进了日本人准许他从中国带走的一只大木箱里。这些文件于 1965 年移存伦敦大学的远东与非洲学院，1975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拜尔克纳普出版社联合出版，收录赫德写给其伦敦代理人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的一千四百三十七封书信。

费正清、凯瑟琳·弗罗斯特·布鲁纳和司马富等编的两册赫德日记，《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Entering China's Service: Robert Hart's Journals, 1854—1863*）和《赫德日记——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1863—1866）》（*Robert Hart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His Journals, 1863—1866*）

1970 年，赫德的曾孙——最后一位赫德爵士——去世后，由于无人继承，赫德的各项文件，包括七十七卷日记，全都捐献给了他的母校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几位研究者发现了这些档案的价值，贝尔法斯特医学院的杰拉德·E. 邦克博士（他职业之外的兴趣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把这些日记诵读后录入磁带，再由凯瑟琳·弗罗斯特·布鲁纳转录成文字。20 世纪 70 年代的贝尔法斯特局势动荡不安，邦克博士在女王大学图书馆顶层的善本室制作的这些录音，不时被市中心的爆炸声打断。日记作者变幻莫测的字体和语焉不详的行文，更是使他的诵读不时陷入犹豫和重复。后来，莱斯大学历史学系的司马富（Richard J. Smith）教授（这位汉学家以通晓 19 世纪 60 年代的中外关系闻名于世）对转录的文字与原日记进行校核，从而使这些日记成为赫德研究的权威史料。

这些日记的中文简体字版由中国海关出版社于2003年和2005年分两卷出版。第一卷记述的是年轻的旅行者来到中国,经过十年见习,直至他接替李泰国^[1]出任总税务司一职的经过。第二卷的内容则是他早期与清王朝中枢总理衙门各高级官员的较量、斡旋和日常磋商。令人遗憾的是,1855年7月29日——1858年3月20日期间长达两年九个月的日记缺失了。这是赫德和他的中国情人阿瑶共同生活的最初三年。一种较有信服力的说法是,赫德晚年整理日记时把这些容易招致道德指控的内容全都删除了。如果不出现奇迹,这些日记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的九卷本《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

这九卷函电汇编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陈霞飞领导的一个班子完成,1990—1996年间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收集了自1874年至1907年间,赫德和驻伦敦办事处的代理人金登干的来往函电共四千四百九十六封。自1881年始,双方往来电文除海关公务和互通国际信息外,还涉及金登干为完成赫德交办的秘密使命而不断请示汇报等事项,如赫德在英国的三个孩子的教育问题,与妻子赫斯特·简·布莱登的关系处理等。为保密起见,赫、金往来电文多用隐语,双方约定,每发一电,必在电文前加同一密级的最近来电电文数码。这一默契一直保持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中外电讯一度受阻为止。

马士(Morse, Ballou, 1855—1934)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美国人马士187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同年考入中国海关,来到上海学习中文。先后任天津海关帮办、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上海副税务司、海关总税务司统计秘书等职,在中国海关任职三十多年。作为赫德的重要助手,他参与了许多机密工作,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共三卷,第一卷出版于1910年,其余两卷于1918年出版,是国际汉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对外关系史的最主要参考物。马士曾经说,他本想把这部书写成“以赫德爵士和他所组织的那个伟大的中国海关”为核心的历史性传记,后因未能获得授权使用赫德的全部日记,才不得不“用一部历史代替一本传记”。

费正清教授在回忆录中曾声称,他正是在马士的直接影响下研究中国间

[1] 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 1833—1898),英国人。先后担任英国驻广州、香港和上海等领事机构的翻译秘书、代理副领事等职,首任海关总税务司。

题的。20 世纪 50 年代，出版《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1842—1854 年通商口岸的开埠》一书时，费正清又称，他的许多新研究都只是在马士的基础上做了局部的补充。马士此书中文简体字版 2006 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赫德自己的著作《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 Essays on the Chinese Question*)

这是赫德生前公开出版的惟一一部著作，1901 年由英国《双周评论》杂志社出版。这部著作是赫德此前在欧美一些时事评论刊物上发表的五篇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汇编，其中还附录了一份使馆被围期间总理衙门致驻外公使的通函，以及一份总税务司署关于商务关系的备忘录。此书的内容，从 1900 年 7 月义和团围攻使馆区谈起，还包括庚子拳民、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的重建、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等，是赫德站在清廷募用人员和英方利益代言人的“骑墙”立场上对如何消除义和团事件的影响、处理中外关系的一份备忘录。赫德非常重视此书在欧洲的出版，他说，“虽然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些文章一无是处，缺点甚多，但其中却饱含着中国问题的精髓——发病的原因和治愈的方法。”关于这个书名，他自称来自《圣经·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第十一、十二节，耶和华说：“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西方来，这些从秦国^[1]来。”此书收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中文简体字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于 2005 年出版。

书中第一篇“北京使馆：一次全国性的暴动和国际事件”，是赫德于东交民巷使馆区被围困后期用铅笔写成的，于 1900 年 11 月发表于《双周评论》。这些现场感强烈的记述使作者获益良多。小说第六章的写作，还参考了文中所附的一张使馆区地图。同时，小说中有关 1900 年夏天被围困的使馆区的描写，还参考了如下著作：

意大利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阿德里亚诺·马达罗 (Adriano Madaro) 的《1900 年的北京》。此书根据 1900 年驻北京的意大利全权公使朱塞佩·萨尔瓦戈·拉吉侯爵 (Marquis Giuseppe Salvago Raggi) 的回忆录和他的妻子卡米拉·帕拉维奇诺 (Cammilla Pallavicino) 所提供的证词采写而成，在事实上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同时还参考了澳大利亚作家西里尔·珀尔的《北京的莫理循》一书中的有关章节。

有关 1866 年总理衙门派遣的第一个海外观光使团斌椿使团的行程，参考

[1] Sinim，也译作希尼，多数圣经学者同意“希尼”乃指秦国。

了赫德日记中的相关记述、张德彝记述海外游历的七部《航海传奇》、斌椿的《乘槎笔记》，以及他的一部题为《海天胜游草》的诗集。《乘槎笔记》逐日记述所到各处，包含若干地理和历史札记，是传统中国士大夫初开国门时对世界的一次打量，此书曾收入岳麓书社的“走向世界丛书”（钟叔河主编），于1985年出版。

赫德在1866年6月至8月期间在回国度假时，写给未婚妻赫斯特·简·布莱登的八封信，是香港大学发现的赫德家族档案中藏件的一部分，由冼玉仪女士译成中文。这些信件为写作赫德的婚姻生活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书中其他非虚构的人物、事件、时代背景，大多从一个多世纪前的书信、日记、奏稿、外电评述和宫廷秘档中钩沉辑得，有心的读者不妨一一寻访、查证。

讲述人：阿瑟

1900，北京

第一章

飞鱼的天空

“破晓惊险地逃过一场海难。”父亲用他惯有的潦草笔迹记述着。他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什么琐琐碎碎的事都记，到过的地方啦，购买的物品啦，令他心动的女子的芳名啦，等等。据说他这一生留下的日记有七十七卷之多。三十多年后读到的父亲的这页日记，向我打开了通往另一个已经消失了的世界的小门，勾起了我所有往昔岁月的回忆，当然还有我对他全部的情感：愤怒，仇恨，长年的隔膜和最终到来的谅解。

那一年，姐姐八岁，哥哥五岁，我三岁，父亲带我们坐慢船去英国。

那是我们海上航行的第三天，一场从西伯利亚来的寒潮追上了我们搭乘的“行如飞”号。大团大团的阴云在北中国海域上空急急飞驰，朔风怒号，如同要把船拍碎似的。所有人都撤下了甲板，窝在船舱里不再出来。“行如飞”号像一只蜗牛般在风口浪尖慢腾腾地爬行。船舷一侧，大海如同碎裂的花岗岩倾泻而下，我从姐姐安娜惊恐的眼里看到了海水飞溅的泡沫。一阵又一阵的颠簸中，我躺在姐姐的怀里睡着了。姐姐的碎花棉袄里有着母亲身上那种香甜的气息，这气息让我不再那么害怕。

我梦见雪花像扯碎的棉絮一样大团大团落下来，盖满了大海，像一件温暖的外套。我还梦见一辆四轮马车在旷野上飞驰，车上坐着我们兄妹三个，赶车的把鞭子甩得啪啪响。我们的母亲在后面紧紧追赶，她的脸上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汗水。

不知过了多久，我醒来了。天果真下起了雪，雪粒子打在船舱上毕剥作响。

甲板上响着父亲和中国使团的官员们为抵御寒冷奔跑跺脚的声音。哥哥赫伯特就像一只刚开始学步的小鸭子一样跟在他们后面蹒跚地跑。他穿得太臃肿了，就像一只捆得结结实实的中国粽子，手里还擎着在天津上船时人家给买的一串鲜红欲滴的糖葫芦。他吸溜一下快要流下来的鼻涕，舔一口糖葫芦。肥大的裤脚绊住了他，他摔倒了，两手可笑地划拉着，费了好大劲还爬不起来。

父亲双手插在口袋里，站在几步远的地方看着他，就是不去扶一下。他不动，那些中国人也没有一个敢出手去扶。他们就这样表情严肃地看着可怜的赫伯特爬起又跌倒，爬起又跌倒。后来在父亲的示意下，一个年轻的中国随员扶起了赫伯特。哥哥咧嘴大哭，手里还死死地攥着那串糖葫芦，那上面

弄得全是眼泪鼻涕。

父亲阴沉着脸，一声不吭下了甲板。不一会儿，从驾驶室传来了他和船长大声的争辩。父亲气愤地责问船长为什么未经他的同意把船停下来。船长说，“赫德先生，现在天快暗了，海上起了大雾，我们的船还在渤海湾内，这一段水情复杂，天黑了必须停船抛锚，否则会迷失航向。”父亲激动地挥舞着双手，要船长即刻开船，“大英帝国驻华公使正在上海等着我，要与我进行一个重要的会谈，耽误了日期，船长先生您负得起责任吗？”

于是船又突然地动了起来。

姐姐冰凉的鼻子贴着我的脸。我听见她低低地说，英国，英国。大洋那一边的这个陌生国家，是父亲带着我们这次海上航行的终点。看得出来，尽管我们被强制带离母亲身边踏上了这一陌生的旅途，姐姐还是对这次旅行和那个遥远的国度充满了憧憬。

只是我们那时不可能知道，从我们在天津大沽码头被父亲带上船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被抛弃了。我们成了这个世界上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的那种人。在尘世间遭受放逐和抛弃将是我们一生的宿命。

在中国居住了十二年之后，我们的父亲得到了一次回国度假的机会。最初几年，出于一个年轻人的虚荣心他不敢回去。像所有那个时代来到东方的年轻人一样，他也希望建功立业出人头地，然后衣锦荣归。越是混不好、想家，越是不敢踏上回国之途。后来随着职位飞速攀升，他却没有了时间回去。

自从三年前取代李泰国出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一职，他就不仅仅把自己看做是女王陛下的一个臣民，更是为清朝政府工作的一个外国雇员。朝廷每年付给他丰厚的佣金，这些钱足以买下他一年里在中国的所有时间。他的勤勉谨慎为他在总理衙门的大臣中间树立起良好的口碑，也与他前任的飞扬跋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关于李泰国这个失败者这里多说几句。

他是一位英国在华领事的儿子，1845年，他父亲丢下贫困的家庭和未成年的子女死在厦门任上。十五岁那年，李泰国和他弟弟乔治一起被他母亲送到中国，投入郭士腊^[1]的门下。郭是一位普鲁士冒险家和传教士，一个专横的家伙。李泰国无法忍受，为了尽快逃出这个鬼地方，他只有摒弃以前所受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正规教育，尽快出人头地。他没有时间参与正常的青春期的娱乐，也来不及培养出优雅的社交风度。很快，他爬上了英国驻上海领事馆译员的位置，再升任总税务司。据说，有着极强语言天赋的李泰国通晓所有

[1] 郭士腊（Charles Gutzlaff），又名郭实腊、郭士立，出生于普鲁士波美拉尼亚。

他住过城市的方言。这可能是真的，但他太不懂中国人的心了。他刚被两江总督何桂清任命为总税务司那会儿，就异想天开地把自己视作了帝国政府的指导人，并颐指气使地要求把肃王府作为他在北京的官邸。这个人把自己视作文明世界的来客，把所有中国人都视作未开化者和白痴。他有一句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丢了宝贵职位的名言，大意是，他这样一位有教养的英国绅士在一个“亚洲野蛮人”（他这样咒骂中国皇帝）手下干活，是非常荒谬的。

三年前，大清帝国为了剿灭盘踞在南京城里的太平军，委托正回英国度假的李泰国代理购置一批军舰。很难说这一主意不是来自我们的父亲，他当时正在上海的江海关任税务司，趁一次去北京拜会恭亲王的机会提出了这一建议。从海关侦缉的角度来说，近海一带的海盗实在太多了，从广东海面一直到长江入海口，有广东帮、福建帮，还有凶残成性的葡萄牙水手，因此建立一支舰艇部队以维护近海航道的安全也一直是他的梦想。

不久李泰国结束度假回到中国，在与李鸿章的一次会谈中，他故作不经意地透露说，自己在伦敦订购了八艘军舰，还为大清帝国招募了一支由六百名各国水手和退役士兵组成的雇佣军。目前，这八艘军舰正在他亲自委任的舰队司令、英国皇家海军阿思本上校的率领下前来中国。如果不出意外，几个星期后应该就能到达。李鸿章闻言大吃一惊，这也太离谱了，当初总理衙门下达给李泰国的指令是代购军舰，怎么他给拉来了一支军队？更让中堂大人震惊的事还在后头，李泰国变戏法一样拿出一份文件，说那是他与阿思本上校签订的一份协议。根据此份协议，这支新舰队的军需费用将由他负责从关税收入中分配，皇帝的命令只有在直接下达给李泰国时，阿思本才服从。另外，李泰国“在对任何命令不满时，可以拒绝下达”。也就是说，这支舰队将完全听命于他。

这是一支大清的水师还是他李泰国的私人武装？还有，谁能担保这批由无赖、恶棍、冒险家们组成的乌合之众不出乱子？当李鸿章把这一消息捅给总理衙门时，可以想见，朝野上下都让这个粗鄙无礼的英国佬给激怒了。

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咸丰皇帝的亲弟弟摄政王奕訢气愤地上奏说，这个英国人狡猾异常，中外皆知，过去屡次想把他罢免没能办到，趁此机会正好把他驱逐。

9月，阿思本上校率领的舰队抵达中国。几番谈判之后，他和李泰国私下签订的协议被废除，他得到的最新指令是立刻解散舰队，舰艇从哪儿来就退回哪儿去。当然，他和李泰国都得到了由总理衙门支付的一笔不菲的补偿金。李泰国的总税务司是当不下去了。我们的父亲，时年二十八岁的罗伯特·赫德正式取代了他。来到中国将近十年，父亲终于摘到了他梦寐以求的金苹果。

李泰国回国后，投资失败，佣金和补偿金全都赔光。他到处借贷，成了一个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邋遢酒鬼。有这样一个前车之鉴放在那，父亲敢不谨慎

吗？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登上了中国这艘大船，就只能伴着它一路走下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如果失去了大清朝的信任，失去了这个职位，那么李泰国的下场很可能就是自己的明天。所以他总是这样警告海关内的高级属员们：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处于中国人的助手而不是主人的地位，我们拿中国政府的薪金，就只能是他们的雇员，如果谁不理解我们的这种地位或者没有执行我的解释性批示的精神，我就撤销他的职务！

他就像一个出色的走钢丝艺人，在两大帝国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上任后的三四年间，总税务司署在他的领导下壮大成了一个庞大的机构，在原有的上海、广州、汕头三处由洋员任税务司的新关之外，又新辟了天津、汉口、镇江、宁波、福州、厦门、烟台和台湾省的淡水、打狗^[1]等九处。在一架老得快要走不动的官僚机器里，海关成了一个崭新的、充满现代气息的部件，并一直维持着高效的运转。几年来，海关不仅为朝廷还清了《北京条约》规定的一千六百万两的英法赔款，还为平定南方的太平天国源源不断地提供着财力上的支持。

他总算混出个模样了。这个个头不大、头脑敏捷、行事干练又以刻意的低姿态显得彬彬有礼的英国人，成了掌管军机处、领总理衙门首席大臣衔的恭亲王眼前的一个红人。他受到信任的标志之一，是年仅三十就被授予了正三品的职衔，戴上了饰有白色珠子的顶戴花翎。在历来讲究出身资历、竞争相当激烈的帝国官场，那是多少人熬白了头也熬不到的一个职位。他一个外国人，年纪轻轻就跻身帝国高级文官之列，这是何等的荣耀啊！

[1] 打狗，今台湾高雄。

在上海江海关任职时，父亲不断收到爱尔兰阿马郡波塔当一个磨坊主的来信。这个经营着一个酒坊和一家小杂货铺的磨坊主乃是他的父亲，我们的祖父。祖父在信里一个劲地催他回去，因为这些年里老两口的身体越来越差了。

父亲也的确有过动身的打算，但帝国南方那场持续多年的动乱不得不让他打消了计划。上海城外经常会有政府军和太平军拉锯式的交战，郊外没有一棵树是完整的，不是让子弹打光了叶子就是树身上留下了累累的刀痕。城内经常有外国人神秘失踪。各国军舰开始驶入黄浦江游弋。除了租界区，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对一般人而言，选择这样一个乱世之秋离开中国正是明智之举，但父亲认为局势越是混乱他越是不能离开。1864年5月，总税务司从上海移驻北京，他把安娜、赫伯特和怀孕的母亲留在上海。他这么做的真实意图只有自己清楚。除了他最亲近的几个朋友，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我们的存在。

在京城，新任总税务司——想想看，他还是单身——的终身大事引起了上层社交圈的热切关注。此人年纪轻轻却身居要津，又惯于向女性献一些小小的殷勤，正是京城命妇和公使夫人眼中合适的夫婿人选。据说总理衙门在授予他正三品按察使衔时曾敦促他应当表现出适当的归化迹象，比如改换中国服制啦，作出永久定居的许诺啦，甚至，考虑娶一个中国女人为正式的妻子。对于前几项建议，他都很愉快地照办了。他说，只要中国需要我，我是没有理由离开中国一天的。对于最后一项建议，父亲说，他大概需要“一两天”来认真考虑。他当然不会坦白他已经有了一个事实上的中国妻子。当初他作出把女人留在上海的决定时早就打算把她打入记忆的冷宫了（我猜想，他之所以要求“一两天”的时间来考虑只是故作郑重姿态）。装模作样了两天后，他就兴高采烈地去领受那份新官衔去了。

我们的父亲又开始了身边没有女人的生活。他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他可以在一天里连续不断地同俄国、法国、英国和美国驻华公使谈话，第二天又可以花上五个小时向总理衙门的资深政治家文祥作一个关于中国对外问题的介绍。人们眼中的总司大人就像一架不知疲倦的工作机器疯狂地运转着。可是忙碌的公务消解不了他内心越来越深的孤独与空虚。白天他还可以伏在高脚办公桌上把自己完全交给那些枯燥的数字与表格，到了晚上，他的脑袋全被对

女人的幻想填满了。梦中飘过的那些女人身体的局部让他的每根汗毛都在战栗着舞蹈。

他的生活又开始重复十年前刚踏上中国时的那个主题，一个灵与肉、宗教救赎与女色诱惑争斗的主题。那时他还是个刚满二十岁的领事馆见习翻译，住在宁波甬江边的一间小平房里，满心充满着来东方传播上帝福音的梦想，可黑夜降临时身体里绽放的情欲之花却让他一次次不由自主地滑向罪孽的悬崖。令他深感耻辱的是，自己似乎迷恋上了那种难以启齿的快乐。当太阳落下，潮湿的江雾涌起，他就为即将到来的又一个搏斗的夜晚而恐惧。像大多数出生于天主教家庭的人一样，在他的世界里，性与对上帝的敬畏从来是互不相容的。问题是上帝和女人两个他都爱。所以那些年里，战争一直在他的身体内部发生。

人的行为在精神和肉欲两者之间的紧张对峙，是维多利亚时代一个上层社会人士的隐私，即便生活在中国，他也不想因身体的放纵断送了前程。所以他只有克制，只有忍受折磨。只有用沾上了精斑的床单蒙着头，在摆脱不了罪愆的恐惧中无助地喃喃着，主啊，主啊！可是上天好像存心要通过诱惑来考验他的意志力。

父亲的新邻居，是一个南方某省的退休高官。此人姓李，年逾七十却有三个妻妾，都是三十出头的少妇，而且搬进来不久又花钱买了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做第四房小妾，这样加上已经去世的第一个妻子，李老爷一共有五个女人。去世的女人生下的两个女儿已经分别长到了十六岁和十八岁。她们在闺房里学习琴棋书画，有时还下楼在院子里嬉戏打闹。她们隐现的乳房轮廓和柔软的腰身已完全是成熟妇人的体态，言行举止却还有着孩子气。这对一个有着多年性经验的男人更具挑逗性。

两个女孩在院子里玩耍的时候并没有察觉到隔墙有一双眼睛在窥视着她们。那个人还拼命抑制着不让忽凉忽热的身体发抖。“哦，我的眼睛！”她们更不会知道那个男人在单独忏悔时痛苦得简直想把自己的眼珠子抠出来。终于，隔着墙，他和两个芳邻有了第一场彬彬有礼的闲聊。他觉得这两个年轻的女子都很逗人喜爱，受过教育，会读和写，喜欢闹着玩，举止里有着故作老成的轻佻和风情。凭经验，他判断这两个姑娘都很容易引诱上手，且可以做得很干脆。

在一次隔墙夜谈中，年长的一位说愿意跟他走遍全世界，年幼的一位则愿意认他做“干爸爸”。那次夜谈分手时，年长的那位（他叫她“李姐姐”）还送给他一个香袋，她娇羞忸怩的情态一时让他看呆了，忘了伸手去接。“尤物啊，你们是把我的生命放在火上烤啊！”他当然希望和这两个女孩中的任何一位待在一起，他躺在古色古香的卧榻上，高兴的时候便抚弄她，但道德的训诫总是在他快要逾墙而出时制止他。